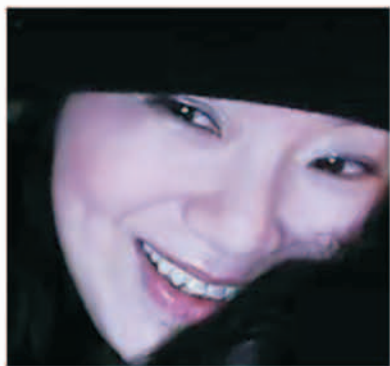




之所以香

陈方平
著

CA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陈方平

记者、专栏作家。现任某书画杂志主编。1990年开始在报纸、杂志发表散文、杂文、随笔、小小说。并多次获国家级、省级奖励。2011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大型报告文学专著《阳光清风里》。

图书在版篇目 (CIP) 数据

之所以香 / 陈方平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404-7215-3

I. ①之…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8102 号

之所以香

陈方平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曾昭来

装帧设计: 朱璇

封面题签: 著名篆刻书法家敖普安

“蝶恋花”题辞: 著名书法家陈刚

封底印: 肖湘平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5 年 7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mm x 100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38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404-7215-3

定价: 45.00 元

本书邮购电话: 18670912077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方平人与文

文 / 荒林

方平是个鬼妹子，总感觉她就是都市的热闹中忽然钻出来的一只小松鼠：机灵活泼，自然率性，知性幽默。又觉得她是上帝派遣来人间的精灵，那么热爱生活，懂得生活，充满灵性。这本书里收集的主要是她1991年至2003年见报的早期作品，主题涉及爱情、亲情、友情、生活感悟、世相探看等。散文、杂文、随笔、小小说四类。她用文字把柔柔的体温，一点点传到这本书的每页纸上、字里行间。我一向很欣赏鬼才方平的笔头功夫，她生花妙笔下的文字还是那么俊逸优美、落拓灵动。

方平是个纯真的人，不事雕琢和掩饰。在她的世界里，不能忍受虚假，就因这求真的、善良的个性，使她淡泊地对待人生，诚挚地对待朋友，坦诚地以她的作品展现岁月的悲喜，让读者感受她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块。她艺术的花，就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

真与爱是方平的文，也是方平的人。2001年至2003年，《湘潭日报》文艺副刊为她开辟了一个专栏“我写我心”，表现她对点点滴滴生活的深切感悟，就是方平在“以我手，写我心”。在她那些充满机智又深沉的文字里，让我们感受一种至情至性的大爱。深入我们灵魂的，更是方平自身所散发的个性魅力。她淡泊名利，返璞归真。这个灵性舞动的女子，做记者二十余年，却极少拿出她的记者证显摆。她低调得如同墙角的一萼蒲公英，也如一个默默无闻的过路人。

—

方平酷爱旅游，渴望万水千山走遍。她的漂亮茶室与她的花园仅隔一块弧形的落地玻璃。茶室的几面墙都是博物柜，里面放满了她在各处旅游淘回来的

宝贝，每个都有它的故事。她是位优秀的作家，更是个很懂生活善于点化的生活家。她有点超凡脱俗的异质的怪，有点随心所欲的俏皮幽默。别人看来无乐趣的事情在她眼里却是妙趣横生。她常常站在白石公园的一个木亭子边去听老人唱歌，常常去河边的采石场去翻哪些卵石里的出众者，看到不公平的事还常常不管不顾去替别人打抱不平……

方平的内心细致敏锐，感情和幻想都特别丰富，想法常常出尘脱俗。她的作品的核心就是真、情、爱。她认真地生活，认真地爱，认真地感受着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欢欣与伤痛，并毫无保留，不加掩饰地拿来与我们分享。她勇于解剖自己的灵魂，也不怕人窥见性格的弱点，甚至生活孤独、痛楚的伤口，也不加掩饰。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手足、父母、朋友、邻人、陌生人以及世间一切的爱和怜悯。《永远的霞光村》、《一根脐带牵扯出的痛》、《婆媳哪会如母女？》、《逛街》、《三五“归蜜”》等散文、随笔，都是方平赤裸的灵魂饱蘸浓情写下的文字。书中关于亲情的散文则更是以真实实感动人，催人泪下。

方平感性、细腻又忧伤。行文笔调轻快随意，不经意间说着人和事，诉说她自己的生命体验。像《怪鸟吗？这么爱飞农贸市场》、《湘潭的塔莎奶奶》、《慵懒的深秋》等多数散文、随笔，展示的都是方平自己生命的姿态。她没有纯文学家那种严肃的创作使命感，其写作只是“游于艺”，一切都是率性而为。她不囿于既定的格局，以她的真率信笔挥洒，在人生的斑驳中显呈了她多彩的生命。

方平这样原色地叙写自己的生活：“每天早上，我必在这里发一阵呆，而后磨磨细细地给花木施肥、除草、培土。看哪只讨厌的母鸟把我的金桔叼了半个去；看匍匐在花钵底下的千足虫长大些没；闻闻凋谢的芙蓉花还有没有盛开时的清香……这天早上，我把三个长满了杂草和小葱的钵子倒出土来拌些复合肥……一抬头，发现隔着纱窗的凉台上有颗大的人头在那里，吓了一跳，大叫

了起来。‘怕什么，宝妹子’原来，是前来索要剁辣椒拌萝卜皮的人，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看我搞花园。‘我没关门？’人生，到了这季，不光会忘记关门。”方平睁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总是真实地随性着，总能把生活调配得多姿多彩，热气腾腾。

方平作品的语言风格清新率真，诙谐机智、轻灵随性。其语言节奏、情感张力、修辞手法的运用都显得与众不同，有她的“陈方平味”。如《假如要开花，就去凤凰》“听着王菲，我忽然停下了脚步，扯片树叶含在嘴里，胸口忽然又是一阵憋闷。深呼吸几下，才喘得了气。是因了渴望什么吧，我突然想去凤凰。没有回屋去拿行李，没有了卧铺，九点多，我钻进了弥漫着湘西口音和劣质烟草味的西去列车。”、“当凤凰还在打着哈欠搓揉她朦胧睡眼的时候，我干脆脱了鞋，赤脚从车厢一下跳到她干净的青石板上。”、“用手拨动江水，两岸倒映其中的吊脚楼便发软发抖，袅娜着在水中跳舞。这时候鱼的欢跃是最有看头的啦：它们把整条江当成一幅巨大的画布，晚霞当油彩，以潜跃的手法创作。远远望去，鱼儿们腾挪跳跃出的一轮轮水涡，与虹桥吊脚楼的倒影融合成一幅无比绚丽的蜡染画。这水涡，是江的眼。”、“不断吼出‘Come on’叫服务生添酒。喝到微醉时，我们放肆地笑了，笑声滚过江水，碰到对面青山又弹了回来。”这是一篇才华摇曳的散文，充沛的激情表达得有张有弛。词句灵动，色彩清丽，感觉能把天籁织进字里行间，呈现的是有光有声有色、亦诗亦乐亦画的江南水乡风景和生命哲思图画；又仿佛是一首余味悠长的抒情长诗。读这样的散文，如饮甘霖，享受美的震撼力。

清新的爱，自由的思想，赋予方平的文字以张力和活力。其散文语言刻画传神，呼之欲出。尤其擅长动作的白描、对话的渲染。以其细腻敏感的感知能力准确捕捉写作对象的特征并融入自己的独特感受：“我常在电脑椅上发呆，目光游向阳台外的花坛，见一只麻雀轻巧地走到罗汉松边，头探进花钵，试图从土里翻出米粒和小虫吧。不出十秒，它就没了耐性，扫兴而飞。”、“雨夜，

坐在地板上听雨，是最有意思的事情。雨滴打在晒衣棚的钢化玻璃上，像顽皮的孩子在朝这边扔烂泥，只是节奏规律些。”这些无拘的、娓娓道来的文字，像是方平手杵香腮在同我们真诚面对，促膝而谈。读方平的散文和随笔，仿佛是在听老朋友讲她过去的经历，生活的感悟，淡淡的忧伤，却给人温暖满足的快乐感觉。

二

一个优秀作家，他（她）的心永远是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陈方平既是个才女，又是个正直的新闻记者。她写这本书，也是怀着一颗正义之心，用自己的灵魂在创造。她对现行体制弊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对社会的一些不正之风很是忧心。方平杂文分析透辟入理，宽容且不失深邃。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及思想洞察力，值得赞扬。她不是一般的释愤抒情，而是以在“反常规”的“多疑”思想烛照下批判的犀利，把锋芒指向请客送礼、损人利己、贪污腐败、形式主义、玩忽职守等世相百态和社会时弊。作为一个思想者，方平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深刻细致。《天地大戏场》、《吃饭》、《先树后果行不行？》、《也说面子也说脸》、《乱扔垃圾就扔掉了文明》、《烧饼没了呢？》、《忙忙忙》、《教授的门铃》等杂文管中窥豹、针砭时弊，是作者对世相的探看，对人生命题的独特理解。行文据实明理，精当深刻，力透纸背。

三

小人物，大世界。陈方平的小小说以小见大，以微知著。她捡拾的是一些阶级世界里的日常生活碎片，把生活事件浓缩在时空坐标的某一特定点上，进行点式反映，着力描写小人物身上闪闪的发光点，渲染他们勤劳、朴实、宽容、善良、乐观的品性。通过对舞会上小人物马局长性格、心理的描写，刻画出一个善于官场逢迎，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形象。《白云莲·连连不舍》，则通过对裁缝赵白莲与前夫藕断丝连的牵挂，和对现任丈夫强病后的宽容善待，细腻刻画出主人公纷乱复杂的矛盾心理和追求时尚与善良真实的人物性格。方平小小

说的语言，在吸收民间文学精华的基础上讲究与人物身份性格的吻合。如《六十》里“村里相邻的一个寡妇时不时地向他递眼神，可他总装老天真似乎不懂人家的意思，气得人家在心里直骂他‘木卵’……第二天一早，他便拎了颜料和灰浆在乡里许多农舍的外墙上写下了这样一句标语：‘发展白母猪，淘汰土母猪。’”；《时髦猪倌》里“岳蛋爹科学养猪走火入了魔。他将自家八间猪舍打扫得如同猪宾馆，在四面墙上贴上花里胡哨的美女图。老婆骂他老色鬼，他朝婆婆子翻白眼：‘堂客们懂个屁！这叫美感效应，报上说的。猪崽子看了这些大美人，心里乐滋滋的。心情好口味也好，心宽体胖嘛！美女图可以代替添加剂。’”……这样意趣横生的语言，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在有茶陪伴的下午，捧读方平作品，太阳偏西了还不自知。这样一个像极了三毛的陈方平，她的文字一如她的人，坦诚幽默，细腻深情，总能让读者的灵魂饱满而甜蜜，让人着迷。

（本文作者：荒林，本名刘群伟。中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诗人、澳门大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壹 / 随笔

- 001 假如要开花，就去凤凰
- 007 灵魂的香气
- 010 蝶恋花
- 022 理想远大的温柔花
- 023 你到我家来
- 026 女人的手是从花蕊里长出来的
- 028 中秋月圆时
- 029 葡萄藤的牵挂
- 031 难舍生命之源
- 035 有位“修女”叫小白
- 037 倾听伟人
- 040 一个姓紫的报春大王
- 041 我从乡间来
- 044 雪花，以四十五度角飘来
- 045 一周之末
- 046 跟写作恋爱
- 048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 051 聆听花儿笑
——湘潭盘龙大观园游记
- 065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写在妈妈的祭日
- 069 永远的霞光村
- 072 山水绥宁
- 076 让耳环装饰鞋子
- 078 贫贱夫妻并不哀
- 081 老年的两碟菜
- 084 乡下“我屋里”
- 086 吃 臭
- 089 超级大厨
- 093 书来养你
- 096 我的小“大人”
- 099 怪鸟吗？这么爱飞农贸市场
- 103 吃南宁
- 108 不错！还有半瓶酱油
- 111 假如我成了油漆匠
- 113 婆媳哪会如母女
- 116 旅行去吧
- 124 简单就美

- | | | | |
|-----|----------|-----|-------------------------------------|
| 128 | 老 陈 | 164 | 重命名 |
| 129 | 逛 街 | 166 | 让懒虫勤快起来 |
| 131 | 玩“看书” | 168 | 激情葱与爱情树 |
| 133 | 尽管发呆 | 171 | 打扮出来，女人花开 |
| 137 | 麻将这坏蛋 | 174 | 长沙的雾霾啊 |
| 140 | 冷 | 176 | 兆祥湾人的童年 |
| 142 | 湘潭的塔莎奶奶 | 183 | 一根脐带牵扯出的痛 |
| 145 | 与教育的不解之缘 | 186 | 流 年 |
| 149 | 三宝与桂花 | 193 | 五十跟八十还价 |
| 152 | 半推半就半风情 | 195 | 慵懒的深秋 |
| 156 | 三五“归蜜” | 198 | 掬一瓣心香，
捧起你璀璨的文化珠链
——《阳光清风里》后记 |
| 161 | 星城第一夜 | | |
| 162 | 第三次到云南 | | |

贰 / 杂文

- | | | | |
|-----|----------------|-----|------------|
| 202 | 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 | 231 | 天地大戏场 |
| 204 | 猫 说 | 233 | “先己后人”者止 |
| 207 | 吃 饭 | 236 | 小姐啊 |
| 211 | 方与圆 | 238 | 也说面子也说脸 |
| 213 | 菠菜，还是叫“红嘴绿鹦哥”好 | 240 | 教授的门铃 |
| 215 | 人“咬”狗 | 242 | 鱼儿鱼儿快上钩 |
| 217 | 家庭黑板报 | 245 | 乱扔垃圾就扔掉了文明 |
| 219 | 教授吃虾 | 247 | 接 客 |
| 221 | 忙忙忙 | 249 | 先树后果行不行？ |
| 223 | 烧饼没了呢？ | 252 | “红眼病” |
| 225 | 礼多人不怪 | 254 | 烟 调 |
| 229 | 都来活成 90 后 | | |

叁 / 小小说

- | | | | |
|-----|-------------|-----|----------|
| 258 | 舞会上 | 267 | 于婆盼孙 |
| 260 | 六 十 | 269 | 白云莲·连连不舍 |
| 262 | 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 273 | 时髦猪倌 |
| 265 | 同 意 | | |

壹

随笔



假如要开花，就去凤凰

六月的一个傍晚，看车流唰地经过，行人像临时演员在面前晃动。南路的一家茶座飘出王菲的歌声：“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我不要安稳，我不要牺牲……一切随兴能不能？”一切随兴？你能。你有本事与男尊女卑的社会逆风而奔。听着王菲，我忽然停下了脚步，扯片树叶含在嘴里，胸口忽然又是一阵憋闷。深呼吸几下，才喘得了气。是因了渴望什么吧，我突然想去凤凰。没有回屋拿行李，没了卧铺，九点多，我钻进了弥漫着湘西口音和劣质烟草味的西去列车。

当凤凰还在打着哈欠搓揉她朦胧睡眼的时候，我干脆脱了鞋，赤脚从车厢一下跳到她干净的青石板上。哈哈，凤凰，我来了！青翠的山，安静的水，淳朴的苗民，紧密繁复得恰到好处的吊脚楼，沈从文，黄永玉，翠花，还有我梦里的曳地花布长裙。

吃，永远是我初来乍到的第一件事。苗人背篓里鲜红得要流出汁来的泡泡果、刚出笼的艾叶团子……来不及洗脸漱口，没尝过的，都买来试试再说。黑糊糊硬梆梆的血粑，牙齿差点咬得有些松动，额上沁出了汗还咬它不动。老人告诉我，这东西是用猪血和糯米炸成的，要拿回去蒸软或与鸭子烧在一起才好吃。沱江里捞出的小米虾，是太阳晒干的腥，我喜欢的太阳味。

沱江，是凤凰的血脉。白天，清澈的水面，是优雅的天鹅和忙碌的水鸭的天堂；太阳西沉，江水恢复它一派幽深墨黑的澄明；再晚点，江面是褐与蓝光影的交映。用手拨动江水，两岸倒映其中的吊脚楼便发软发抖，袅娜着在水中跳舞。这时候鱼的欢跃是最有看头的啦：它们把整条江当成一幅巨大的画布，



用夏伏草、茉莉、金银花编织的花环

晚霞当油彩，以潜跃的手法创作。远远望去，鱼儿们腾挪跳跃出的一轮轮水涡与虹桥吊脚楼的倒影融合成一幅无比绚丽的蜡染画。这水涡，是江的眼。

我是“方平花妖”，好喜欢凤凰街上那野花编成的花环。夏伏草、茉莉、金银花，还有说不出名字的碎碎花。黄的、紫的、红的、白的，编织成缤纷瑰丽的花环。戴在头上，挂在胸前，挽在臂弯。凤凰的腊味店与花布庄紧挨，外表的不和谐其实诠释出食与色人性的统一。

脚步在一位浆洗得发硬的蓝布衣裳苗族老妈妈前停驻，她的发髻上抹了茶籽油，腕间叮当着十几个银手镯，正用红绿丝线在鞋尖上挑绣双凤。一旁穿针走线学刺绣的少女，是她的第七个孙女。当她帮奶奶把买卖的收入放进洗衣粉袋子的时候，那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就闪烁出欢快的光芒。她让我想起翠翠。

真是一方山水一方人。读大学时老师就说过，比在国内，沈从文的名字在法国的上空燃烧得更为炽烈。人们向往他笔下的田园牧歌世界，而我，一直在学做他笔下人淡如菊，不发愁，不动气，快乐地直面生活苦难的翠翠。

在沱江边，仰视黄永玉大师生活在其间的夺翠楼，告诉自己：做人就要这样，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从容一点，平常一点。

川流不息的人群，林林总总的店铺，匝匝沓沓的市声，淳朴而世俗，香艳又清静，凤凰啊，世易时移，你再没有翠翠的纯粹易懂。

来到临江的阿罗哈酒吧时，已是黄昏过后。迷信的人们早已在沱江点起了莲花灯。我目送着承载了梦想的烛光小船向江心游去，双手合十，虔诚地祈求上苍保佑我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天天平安快乐。没等回过神，有人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了酒吧临街的位子坐着。“刚才你一个寂寞的转身，就让我读懂了内心的伤痛，这么大年纪还没学会藏敛和圆熟。”神经病！作为孤寂的旅者，我无需抗拒眼前这早已摆好了的烛台和冰啤，还有一碟红油挂过的卤猪尾巴，两根洗干净了的生黄瓜。墨镜的上方射出的目光分明是真诚友善的，他夺过我手里的小本子问：“我暗地里跟了你一天了，大婶，这上面都记了些什么？”哦，



凤凰沱江边的吊脚楼

这只是我的职业习惯。“你刚才叫我什么？”“难道还要我叫你小妹？不过上午你站在那边看人家扯姜糖的时候，简直就是个孩子啊。艺术家是善良、真诚、随性、独特的，我看你就是。”什么嘛！我哭笑不得。望望眼前的“长头发”，我猜他在鼓吹自己。荷兰风笛吹出的“Even Song”从酒吧飘出，凄美悱恻的乐曲，让人听起来想要下泪。

我逃离他探究的目光，故意偏离话题：“有人说得好，这个世界上，因为有了黄永玉，就可能变得好玩一点。”在酒气和音乐的氤氲中，我们谈到了黄老“十万狂花入梦寐”的万荷塘；讨论为什么爱情总是匆忙，亲情才能从容；无奈于生活总不能随性地过，大家都无法放下手头的工作、身边的亲人，破釜沉舟地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几乎都像石头下压着的小草，忍隐地耗着时日，

为了各种顾虑牺牲着自我。

不断吼出“Come on”，叫服务生添酒。喝到微醉时，我们放肆地笑了，笑声滚过江水，碰到对面青山又弹了回来。酒让人放肆，“一、二、三，来！”身边人让我把心底久积的废气全排到江里去。我撑住栏杆，朝着对岸，用力尖叫几声，含泪的笑声还在飞扬，我知道我又哭了，跟每次喝醉一样。眼泪让人归于理性，心里很明白：生活毕竟不是风花雪月，由不得太多浪漫，认真活着才是出路。

初夏的江边忽然一阵风起，他将在花布庄买来的披肩，轻轻地笼着我。微光下，我欣赏着他青春的侧影，书卷味掩不住的男人霸气……但飞快地我不得不收回目光，低下头去。生命走到了这一步，我不能再相信天长地久的爱恋，紧紧扣住的十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抽离。生命的驿站，无可留恋，偶遇的激情，就像这江里的倒影，一口痰，就能让它变形，幻散。

快乐总是短暂，我们仅仅只知道了对方的名字。要走了，癫狂过后的酒吧仍在喘息。这个艺术青年说要送我一样礼物。他取出钥匙串上的小刀，在我吃剩的一个黄瓜蒂上快速地刻了个篆体的“平”字，碟里的红油权当印泥，这个字被重重地盖在一张洁白的餐巾纸上，清晰的字不到十分钟就被漫展放大，变得难以辨认。我回赠他的，只能是浅浅的无奈的一笑。